

# 梦幻快递

范小青  
等著





我们的城市

# 梦幻快递

范小青  
等著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幻快递/范小青等著.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6.5

(“我们的城市”短篇小说系列丛书)

ISBN 978-7-5321-5865-2

I. ①梦… II. ①范…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91302 号

出品人: 陈 征

策 划: 郑 理

责任编辑: 乔 亮

封面设计: 钱 祯

### 梦幻快递

范小青 等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

200020 上海绍兴路 74 号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http://www.ewen.co)

苏州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6.875 插页 2 字数 154,000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865-2/I·4685 定价: 30.00 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512-66063782

## 编辑说明

中国文学进入新世纪以来呈现出全新气象，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城市生活、城市经验为题材的小说作品大量涌现；许多作家也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尝试在他们的叙事方式和创作理念上转型。可以说目前正是中国城市文学作品的蓬勃发时期，有鉴于此，我社拟出版『我们的城市』短篇小说系列丛书，为中国城市文学的发展再助推一把。

这是一套旨在反映中国城市文学在当下的变化和发展的丛书，所选作品主要是最近几年来的原创短篇小说。这套丛书在编选原则上，力求在观念上与时俱进，有所创新，按照城市文学在题材上所呈现的生态面相，分为八〇后、边缘人、欲望都市、情爱、旅途等主题，以此来展现我们的城市各色人群生存的情状与困惑、疼痛与遭遇。

我社拟先推出第一辑共五种。其他的主题待酝酿成熟后，再择机推出。我们希望这种尝试能够给当下中国城市文学的出版带来一些新意。

189	三个男人	石一枫
161	租房记	徐岩
143	梦幻快递	范小青
127	蹊跷的病	盛琼
109	大厨	王大进
089	轮子是圆的	徐则臣
063	海鲜啊海鲜， 怎么那么鲜啊	须一瓜
031	芭比娃娃	蒋一谈
009	临界	赵本夫
001	琥珀手串	宗璞

琥珀手串

---

宗璞

祝小凤当护工已经六七年了，照顾的大多是老太太。照顾一段时间便送她们离开，有的从前门出，有的从后门出，家属们便有的欢喜，有的悲伤，祝小凤也看惯了。他们付给报酬时，有的慷慨，有的吝啬。最初她很在乎，常要争执几句，后来有了些积蓄，大方起来，多几个，少几个，不以为意。护士们说她是个明白人。她做事细心，又手脚麻利，是上等的护工。

这一次，祝小凤照顾的这位老太太，姓林，病似乎并不很重，不需要很多服侍，对祝小凤倒很关心，叫她小祝，常把人家送的东西分给她。来看林老太的人很多。不久小祝知道，其实老太太只有一个女儿，在一家大公司做事，是个金领，人称林总，母女相依为命。女儿差不多天天派人送东西来，送各种花、各种吃食。有一天送来两双棉鞋，一双黑的上面有红花，一双紫红的上面有黑花。祝小凤不知道这鞋在医院里有什么用处，却很感动，说：“奶奶福气真好。”林老太微笑着叹气，摇了摇头。

林老太这种表情，很平淡。又很深沉。祝小凤总觉得她和别人有些不同，不大像个老人，倒有几分淘气，会有些不一般的主意。其实

人在病床上，那已经是大打折扣了。有人送来一只玩具青蛙，会从房间这一头跳到那一头，每次落地都发出清脆的响声，林老太看得很开心。祝小凤觉得，老了老了的，还喜欢玩具，这又是一种福分。

祝小凤说老太太有福气，心里最羡慕的是那女儿，年纪和祝小凤差不多。她除了派司机、秘书和手下人给母亲送东西，自己也常来，但是从不和林老太讨论病情和治疗方案，也许在医生办公室谈过了。所以祝小凤只知林老太心脏不好，始终不知得的是什么病。她也不需要研究，病人得什么病，跟祝小凤关系并不大，她只需要做好照看病人的工作。她更关心的是林总的衣着，那是千变万化的。有时毛衣上开几个洞，像是怕风钻不进去；有时靴子上挂两个球，走起来滴里搭拉乱甩。跟着她的人（那是少不了的）对老太太说：“林总在各种场合出现，报道中总少不了介绍她的服装。”老太太又是叹口气，摇摇头。

这一天，林总捧着一束花来了，花很鲜艳，说是刚从云南运来的。她穿了一件黑毛衣，完整的，没有窟窿，下面是红皮裙。胸前一件蜜色挂坠，非常光润，手上戴了同样颜色的手串，随意套在毛衣袖子外面，发着一圈幽幽的光。小凤只觉得好看，不知道是什么材料。林老太看着女儿说：“今天穿得还算正规，黄和黑这两种颜色相配，很典雅。”女儿便把手串褪下来，放在母亲手里，让她摸一摸，说：“这叫蜜蜡，琥珀中的上品，做工也好。”林老太随手摸了摸，仍给女儿戴上，说：“戴首饰越简单越好。好在你倒不喜欢这些东西。”

林总说了几句话，大都是怎么忙怎么忙，随即一阵风似的走了。祝小凤照顾林老太吃晚饭，餐桌上有鱼，那是营养师提醒病人食用的。小凤仔细挑去鱼刺，问了一句：“琥珀很贵吗？”林老太说：“要



看质地……”说着便呛咳起来。祝小凤忙倒水捶背，不敢再多话。

过了几天，祝小凤的丈夫来看她。他在家里守着穷山沟，全靠妻子挣钱送儿子上高中。每到冬天，如果小凤不回家，他总是进城来看望，给她带点家乡的土产吃食，这回是几包酸枣干和苕麻籽，小镇上加工制作的，前几年还没有这种技术。因为要给儿子买一件棉外衣，他们去了一处以批发价格零售的市场。外面北风呼啸，紧压着屋顶和墙壁，冷风直透进来。两人在市场里转了几圈，买好了东西，随意走着，忽然看到一个小摊儿，卖那种五颜六色、七零八碎的小玩意儿。祝小凤站住了，她的目光落在一件饰物上，那俨然是一件琥珀手串。她拿起手串，摸了又摸，看了又看，看不出和林总的有什么不一样，几次放下，又拿起来。“想买吗？”丈夫问。“谁花这闲钱！”小凤说，手里仍拿着那手串。丈夫很解人意，和摊主讨价还价，花了五块钱，把手串买下了。小凤明知这钱是自己挣的，心里还是漾过一阵暖意。她收好手串，和丈夫随意走进一家小面馆，要了两碗面，一边吃，一边说着闲话。她说：“隔壁病房的病人要出院了，要去海南疗养。听说那边也要护工。”丈夫说：“那么远，别想了。”

祝小凤一路摸着那手串，觉得很满足。回到医院，小凤把家乡的酸枣干和苕麻籽送给林老太分享。林老太特别戴上假牙品尝，说：“原来苕麻籽也可以吃，而且这样香脆。”小凤又指着手腕上的手串，请林老太猜值多少钱。林老太说：“做得真像。十块？二十块？”小凤道：“您出这个价，我卖给您。”两人都笑了。

晚饭后，护工们在一起，自然而然就议论小凤新戴的手串。一个说，一看就是假的，玻璃珠子罢了。另一个说，别看是假的，做得真像呢。又一个说，管他真的假的，好看就行。

晚上，林总来了，祝小凤又把自己的手串请她过目。恰好这天林总又戴了她的琥珀手串，套在一件烟色薄绒衣外面。林老太忽然说：“小凤这么喜欢这样的手串，你们两个换着戴几天。”女儿笑着说：“妈妈总有些新奇的主意。”便把手串褪下来，小凤不敢接，林总说：“换着戴吧，怕什么，只要妈妈高兴。”说着，把手串放在桌上。小凤便也把自己那串放在桌上，说：“听老太太的。”取了林总那串，戴上，退出去了，好让母女说话。

林老太拿起祝小凤的手串，端详着说：“真像，只是光泽不一样，在行的人还是一眼就会看出来的。”递给女儿说：“收好了，别弄丢了，要还给人家的。”她见女儿戴上了手串，心中宽慰，暗想，女儿一点儿不矫情，也随和，不会说自己戴过的东西，不准别人戴。林总拿着一个手机，说着话，皮包里另一个手机在响。她看看来电号码，简捷明快地吩咐几句，结束了这个通话，拿起响着的手机，便完全是另一种口气，很委婉地安排了什么事情。林老太看着女儿，不由得叹道：“东西戴在你手上，假的也是真的。”说着又摇了摇头。

林总出了医院，回到公司。加夜班在她是常事。她站在自己公司的电梯前，伸手去按电钮，从薄呢披肩下露出那手串。另一部电梯门口，两个衣着入时的女士低声议论，一个说：“瞧人家林总戴的手串，大概是琥珀吧。”另一个很在行的样子，说：“她戴的不是波罗的海的，也是印度的。”其实这一位连手串也没看见，那一位也只有模糊的感觉。林总心里暗笑，回到办公室，随手把手串扔在桌旁几上。次日，一个半熟不熟求林总办事的人来，见了说：“这么贵重的东西，就丢在这里。”回去物色了一个精致的盒子送过来，说：好东西要有好穿戴，原来一定有的，添一个是我尽心。秘书收了盒子，林总瞥了

一眼，心想，可以给妈妈看，证明她的话。

祝小凤戴上真的琥珀手串，有些飘飘然，很想让伙伴们知道，这一回戴的不是假东西。大家在配膳室，端着饭盒吃饭。她把手腕举到这个面前，那个面前，等待赞美。大家又发议论，这回意见很一致，总结出来是：戴在你身上，真的也是假的，没人相信它是真的。祝小凤有些沮丧。正好护士长来了，看着祝小凤戴的手串说：“呀，这么好看的东西！”祝小凤觉得遇到了知音，抬起手让护士长看。不料她说：“做得真像，多贵重似的。这种有机玻璃最唬人了，你倒是好眼光，会挑。”祝小凤说：“你仔细看看，这是真的呀！”护士长笑着说：“戴在你身上，真的也是假的。”

林总去美国出差，几天没有来医院，病房里很平静。祝小凤把众人对手串的反应说给林老太。林老太神情漠然，似乎不大记得这事了。这天中午，林总打电话说，正在去机场的路上，深夜才到，明天再去医院。林老太含混地答应着。那边说听不清楚，老太便用力说：“好。”声音很大，把小凤吓了一跳。电话断了，不久又来了，还是林总问妈妈好。林老太说：“你放心。”又说了一句，似乎是我不放心。那边嘱咐了几句，挂了电话。以后林老太一直有些呆呆的。傍晚时分，忽然问祝小凤会唱什么歌。小凤说：“原来在家里也喜欢唱的，现在都忘了。”其实，林老太最想听的是一首英文歌，这里的人是帮不上忙的。她也不再问，一直到入睡，没有说话。

凌晨时分，祝小凤听到林老太哼了几声，没有在意。等她起来梳洗后，见老太太没有动静，过去看时，见她双目微阖，神态安详，叫了几声都不应，似乎已经停止了呼吸。

祝小凤惊得魂飞魄散，她急忙打铃，又跑出病房去叫人。医生和

护士都来了，医生做了检查，在床前站了片刻，轻轻拉上了白被单。很快，林总来了。她俯身抱住母亲良久，跟来的人将她扶起，只见被单湿了一大片。祝小凤觉得林总很委屈，为什么不大声哭出来？也许，她们这样的人是不会大声哭的。接着又来了许多人。没有人责备祝小凤，生死大限谁也拗不过的。

祝小凤很难过。她做护工这些年，照顾过许多病人，还没有见过这样的，这样安静，这样省事，没有上呼吸机，没有切开气管，没有在身上插满管子，没人打扰，干净利落，静悄悄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其实这也是一种福分，她想着，叹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祝小凤想起她拿着林总的真琥珀手串，应该去把自己的那个换回来。她不愿意用自己不值钱的东西去换别人值钱的东西，而且她的手串是丈夫给她买的。

她向护士台打听了林总的公司，请了假。找一张干净纸，包了那手串，出了医院，上车下车，到了林总的公司。等着见林总的人在她的办公室外排成队，和医院候诊室差不多。秘书通报后，祝小凤很快进去了。听她说明了来意，林总从一个抽屉里拿出那精致的盒子，打开，递给她。祝小凤将纸包递过去，一面去取盒子里的手串。林总按住盒子，向前推了推，示意祝小凤连盒子一起收下。她戴上自己的真琥珀手串，喃喃道：“妈妈说这样很好看。”林总明亮的眼睛里装满了泪，一大滴落在衣服上。那天她穿了一身黑衣服。

祝小凤装好盒子，要走。林总说等一等，从身边的黑皮包里拿出一沓钱，递过去，轻声说：“最后是你陪在妈妈身边，谢谢你，打车回去吧。”祝小凤踌躇了一下，接过钱，心想，这足够到海南几个来回了。

祝小凤走在街上，抬头想寻找属于林总的那一扇窗，但窗户都一样的漂亮，一样的气派，她分不清楚，她甚至不记得刚才上的是第几层楼。风很大很冷，树枝都弯着，显得很瑟缩。一辆出租车驶过，她摸了摸背包，还是没有打车的决心，顶着风一直走到地铁站口。

时间流逝，医院一切如常。许多人来住过，有人从前门出，有人从后门出。祝小凤的生活也如常，送走旧病人，迎接新病人。她把手串连同盒子放在箱子里，再想把它取出来戴时，已是次年春暮了。这时，她的病人仍是一位女老人，见了说好看。祝小凤故意说：“这是琥珀手串。”女老人疑惑地打量着她，慢慢地说：“假的吧？”

临  
界

---

赵本夫

跑啥呢？

街坊都这么说，不是你干的你怕什么？不跑啥事没有，一跑就可疑了，不抓你抓谁？

有人当面问四毛，四毛你傻不傻，你打人了么？

四毛说，没打，我和人家无冤无仇的，我真的没打，是别人打架，我不认识他们。

没打你跑啥？

我怕溅身上血。

或者问，四毛你偷人家啦？

四毛说，我没偷，真的没偷！

没偷你跑啥？

四毛说我害怕。

街坊说，东西不是你偷的，你怕啥？

四毛说，我怕说不清。

处长说，什么说不清？就是你偷的！只是没抓到证据罢了。

一日，四毛从拘留所出来，街坊围上去打听，说四毛，听说你摸

人家女人屁股？

四毛红了脸分辩说，不是我，我是那样的人吗？

处长说不是你是谁？看你就像个流氓！

四毛说肯定不是我，我看到前头一个人摸的，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用左手，左撇子。人多拥挤，女人转身时，他已经溜了，可巧我走到那女人后头，女人转头看见我，我怕误解，转身就跑，刚跑十几步就被警察逮到了。

处长说谁信？处长说这话时，一脸鄙视，然后转身走了。她嫌四毛一嘴臭豆腐味。

四毛冲处长喊，真不是我，处长，你得相信我！我摸那干啥？

处长离他几步远又转回头，不是你为啥让你蹲拘留所？

四毛说，那女人冤枉我，不信你问张警官。我这不是放出来啦？

处长说，那是张警官包庇你！

邻居们围着议论，将信将疑。按说四毛没这个胆，他不是那种胆大妄为的人，只是太好奇。大街上发生什么事，比如打架、偷窃、撞车、耍流氓，这么说吧，凡是出了事有人围观，四毛必定凑上去看一看，发现真的出事了，立刻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回头看，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就凭他这么一点胆子，应该不会摸人家屁股。但谁知道呢，这家伙四十多岁了，至今仍是单身，熬不住了呢？

四毛曾和一个打工的农村女人同居过一段时间。后来那女人把两个孩子也从老家接来了。接来就接来吧，四毛有父母留下的三间老瓦房，反正也住得下。四毛很高兴，讨个女人带俩孩子，这便宜大了。就托片警张磊帮忙，把两个孩子从农村转来上学。当时张磊不想接招的，他警告四毛说，这事不靠谱，你们不是合法夫妻，同居就同居



了，这种事民不告官不究的，我也理解你一个人不容易。可增加两个孩子，又是吃饭，又是上学，你又没个正经收入，拿什么养活他们？你得想清楚了。四毛就求他，说张警官，咱们是从小的同学，这个忙你一定得帮，你知道我找个女人不容易，不帮孩子，女人肯定待不住。张磊说这女人到底怎么回事？在老家有丈夫吗？四毛说他们离婚了，她拿离婚证给我看的。以前的丈夫是个恶人，横行霸道，还打老婆，一打就打个半死，头发薙得快成斑秃了，头皮上都是血疤。张磊看他说得可怜，加上两个孩子上学不能耽误，就出面帮助联系了借读。但张磊对他说，四毛你往后得正经干些事了，有了女人又有了孩子，不能老干那些偷偷摸摸的事，丢人现眼还犯法。四毛很想说我从没干偷偷摸摸的事，你抓过我无数次，哪一次坐实过？可他哑哑嘴没有分辩，他在求他办事，不能惹他生气。

四毛和张磊是小学同学，可他从来不喊他名字，都是称呼张警官。他一直怕他，从小就怕。张磊当了警察更怕。准确地说，所有的警察四毛都怕，他看见警察就出虚汗，看见警察转脸就跑，完全不由自主，两条腿根本不听招呼，就是猛跑。就因为这样，四毛老是被当成嫌疑犯，不知被抓了多少次。其中张磊抓他最多。张磊并没有因为四毛是同学就不抓，该抓时坚决抓。但让张磊恼火的是，这么多年，抓四毛无数次，居然没有一件事能够坐实。有些事能弄清，比如抓到了真正的小偷，或弄清打架的是一伙小流氓，和他没什么关系，也就放了。可有些事你永远都搞不清，人家东西真少了，真正的小偷又没有抓到，抓到可疑人四毛，可四毛矢口否认，身上又没有赃物，折腾几天，只好疑罪从无，放了完事，但又没法真正排除怀疑。比如摸人家屁股，女人咬定是他，可女人并没有看到，也没有证人。但没有证